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七年三月庚子分命輔臣祈雨 知處州都官員

外郎劉彝直史館知桂州知桂州刑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集賢殿修撰沈起令於潭州聽旨初廣西轉運使張

覲言都巡檢薛舉擅納儂善美於省地而起不之禁上

批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干賞妄作引惹

蠻事若不早爲平治則必滋長爲中國巨患實不可忽

宜速議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安中外於是中書請

以孫奭或康衛代起時奭爲荆湖北路轉運使衛知潭

州上批章惇不久赴闕湖北事恐且須孫奭照管康衛

不知其爲人如何若熊本可輟以往甚善而王安石陳
升之等皆言本方經畫瀘州夷事瀘桂相去絕遠而廣
西卽今須人應接江淮發運副使張頴知虔州劉彝恐
可使代起而彝便道趨桂尤近乃詔遣彝而又令以前
日付起約束付之且使彝體量起納善美事後彝體量
奏至仍命起知潭州

沈起知潭州此劉彝體量云何實錄新舊本皆

不書彝蓋爲起隱者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彝於潭州聽旨

辛丑釋河州亡失主將景思立兵校等仍令自首上以
思立輕敵取敗特有所縱舍亦不復贈思立官 涇原
路經略使王廣淵言自渭州至熙州運米斗錢四百三
十草圍錢六百五十諸處闕廂軍若差倩義勇之類騷
費尤甚必大失生業如支移糧草乞詳酌所以應副詔

劄與王韶 都提舉市易司言近遣試將作監主簿劉默相度置市易務於成都府路乞借司銀十萬買茶從之

壬寅錄繫囚雜犯死罪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賜自京至熙河急腳遞鋪特支錢有差 王安石白上將帥利以多殺爲功熙河諸羌但能存恤結以恩德全惜兵力專事董戢卽諸羌自爲我用若專務多殺乃驅之使附董戢令敵愈強而自生患不惟非計亦非所謂仁義之師也上以爲然令速諭王韶先是上謂安石曰蕃部非痛殺不可服高遵裕討蕩谷口阬中蕃部承受問遵裕此無罪遵裕言今雖不作過若有事宜必先梗道路安石曰若如此宜其擾攘不定項羽至強但以多殺故人

相聚而畔趙充國言羌人所以畔亦以漢兵不分黑白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此古今夷夏之大情且青唐一族不經誅戮又陛下厚撫包順所以盡力殺賊乃以恩信結之故也上言河北事絕未有實然形迹已露王安石曰彼汎使來我戒懼而爲備使彼聞之亦何所害但不當非理怒之爾且如保甲不可閉匿而成就也馮京曰此等事不宜倉卒安石曰因循至今所以不免倉卒然亦何嘗倉卒上曰如造車車未成而騰說已紛紛安石曰旣造進車樣廷試車非懷握可藏之物中外共見如何免人騰說且此事雖著亦何所妨上患諸將行軍都無行陣之法曰據理用兵全未得安石曰誠如聖旨若要用兵先須朝廷因古今之宜討論法制然後擇

將帥授之兵乃可用今人人以私意妄相搏擊殊無法
制人命至重誠宜早計深慮 吳充建議乞棄岷州上
曰自可守何須棄王安石言岷州若棄必有取而爲主
者則階秦熙河皆受敵上曰誠然是於兩路脅股間又
生一夏國也翌日邊奏摩正果莊大兵轉入岷州上以
爲憂安石與王珪皆言彼師已老必難涉險遠攻岷州
保亡慮馮京獨不謂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石安
珪言岷州保亡上又憂熙河城寨氣道未相接安石曰
慮據安石日錄城寨非少若更增添卽糧饋難給今此沮敗止緣景思
立輕出非關城寨但當急撫定蕃部收其豪傑爲用耳
不然則官軍但能備蕃爲變未有力制秉常董戩也又
蕃部亡蓄積失田作饑窮必聚而爲寇但隔商旅卽河

州供饋自須倍費以此計之不早撫定蕃部賑其乏絕使饑窮合而爲寇非得計也上令安石速與王韶書言

之

四月十二日高遵裕爲岷州團練使以守城功則賊固嘗攻圍岷州也安石珪之言當考詳

詔

災傷路委監司各分地檢計合興農田水利及提岸溝河道路栽種林木土功之類可以募夫者並具利害以聞又詔災傷州縣所發常平倉糧斛不足令轉運司兌那應副其第四等以下戶應納役錢而饑貧無以輸者委州縣保明申提舉司體量指實於役剩錢內量分數或盡蠲之卽不得以故支用有闕河北西路察訪使曾布請依鄧潤甫察訪京東例本路士人有行義爲鄉黨所服智識才武足備器使者以名聞遣赴闕如有可采卽隨能錄用從之知酸棗縣秘書丞王正辭巡檢

內殿承制郭千並衝替坐違法令保丁置衣裝也

癸卯詔以早避正殿減常膳

甲辰王韶奏已領兵自秦州入熙州上深怪韶輕易王安石曰韶此行不爲輕易西賊在馬銜山外摩正在洮西甯河寨左右韶日行秦熙境內若賊入須有烽火斥堠安能近韶若防刺客之類卽五百人不爲少況又沿路城寨所收兵五六千人何所懼而不進因言唐太宗與頡利語事上曰太宗有兵隨其後至安石曰韶去賊遠又已集兵通遠臣竊以爲無可慮者韶昨與臣書已進呈欲扼要害勿與戰須其人心離潰乃要而擊之且欲以修常訶諾城致賊皆不爲失計兼累書及累奏皆言持重必不肯率易取敗上令安石作書戒韶安石謂

不須如此先是上言韶若八熙州堅守爲得計安石曰
恐韶不得堅守必擇要害地據而扼之候其師老人飢
然後討擊乃爲得計已而韶報安石書所計悉與安石
同

乙巳白虹貫日

王安石言提舉編修三司敕式成四

百卷乞繕寫付三司等處從之

新提點秦鳳等路刑

獄鄭民憲言奉詔同熙河路經略司相度借助應募弓
箭手買種糧牛具造屋及今夏耕種乞帶審官西院主
簿舒亶往從之亶慈溪人也前爲臨海縣尉負山瀕海
民剽悍成俗有使酒逐其叔父之妻至前者亶命執之
不服卽斷其首投檄去王安石聞而異之欲召用會丁
父憂服闋乃除審官西院主簿

十一月七日民憲營田圖入對

荆

湖北路察訪章惇言邵州新化縣已建學乞下轉運司
給水田二百畝爲學田從之 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
五錢其舊於役人圓融工費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
之類並用此錢不足卽用情輕贖銅錢輒圓融者以違
制論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于民間者
謂之圓融多募之數或出臨時汚吏乘之以爲姦其習
弊所從來久至是始悉禁焉 上患修河北守備而北
敵疑以問輔臣王安石曰明告其使北朝屢違誓書要
求南朝於誓書未嘗小有違也今北朝又遣使生事卽
南朝不免須修守備修守備緣不敢保北朝信義故耳
若南朝固不肯違誓書先起事端如此則彼亦或當知
自反上以爲然

丙午太子中允崇文院校書黎侁爲閣門校勘權三司使曾布上熙甯新編大宗正司敕詔付本司施行知

諫院鄧潤甫言御史黃履近罷臺職中外之論皆以爲履言事有所不合旣而傳聞上因求對懇辭臺職且引馬援戒兄子之言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以此不敢安職臣恐內外大小之臣皆務爲持循拱嘿而不言人過如此四海之人當有受其弊者惟陛下稽之古人折之義理亟令履就職且以明人臣事君之義不報

三月二十三日履免御史

分遣使臣十人諸路選募熙河

効用武藝高強軍人量增料錢準備呼使如經一年願復歸本營者聽每路兵五百人旣而知雄州馮行已奏緣邊州軍乞不選募乃命除諸路兵中選者籍名以聞

未得輒遣外河北河東所募兵悉罷 手詔累據廣西
經略司奏探報交趾聚兵欲犯省地深慮邊臣不量彼
已輕出兵遠離城寨迎敵宜速指揮蘇緘如蠻人敢直
來侵犯邕州仰按兵固守無得貪功輕敵

戊申手詔河洮岷州爲寇蕃部多是脅從若更討蕩是
驅使附賊本路兵力適足備內患不復能及外寇今王
韶已到熙州大兵聚集蕃部必各懷恐懼令韶乘此氣
勢招撫蒐擇強壯濟其糧食授以方略責令討賊自効
若有功卽厚酬賞貴全兵力兼收蕃部爲用從王安石
之言也 權許州觀察推官李公義爲衛尉寺丞右侍
禁李希傑不依名次指射差遣三邊借職王尹樞密院
與差遣句容縣令耿憲開封府界提點司勾當公事鄒

極各堂除差遣並以用濬川把鐵龍爪疏濬汴河增深

推恩也初王安石請與公義改京官上難之第令轉資

安石固請乃有是命公義初見六年十一月八日本志云五年賞濬川之功公義與堂除

六年王安石為上言用杷濬二股河及開塞魚肋河之利曰今諸婦疏去沙觥即水自移徙若下輟工雖二股

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上乃與公義改京官按公義改京官乃七年三月十一日本志係之六年誤也與公義堂

亦不載詔諸軍教閱止令都總管司施行先是詔五

路自安撫使以下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歲取旨陞

黜而知大名府韓絳言諸路安撫使盡兼都總管訓練

乃其職事內提舉諸軍教閱逐時提振行遣與諸軍供

報文字增至一倍乞教閱諸軍責總管司外義勇等事

即依今處分故有是詔當并入二秦鳳等路都轉運

使蔡延慶言今經略司已兼制置糧草其軍須司乞行

減罷所貴事理歸一州縣易於承稟從之 詔梓夔路

察訪熊本體問戎瀘黎雅間夷人戰馬如何設法可買

及逐年買數以聞

要見本後如何具奏

庚戌屯田員外郎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

吳審禮勾當公事大理寺丞張景溫殿中丞前權發遣

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劉淑各減磨勘二年並以

引見開封等縣新教保甲也

神宗實訓五年王安石言吳審禮近巡按保甲上番

人還言人多願且留上番其較藝得錢多者極歆習

學事藝至忘寢食所以樂戰也今虎翼一營例給五百

料錢人何所勸安石曰曩者非但軍人至於士大夫亦

各自計資級若稍稽留即生缺望及陛下稍分別才否

十二月賜知岷州高遵裕子士充同進士出身士充

管押蕃部赴闕詔試出身而遵裕言寓通遠軍極塞乏

人照管乞候邊事甯息遣赴試遂特賜之仍令乘驛亟還詔熙河死事官親屬欲歸鄉者除孝贈外大臣使以上給路費錢一百五十千小使臣百千差使殿侍五十千其該說不盡者比類支給以旱遣官分禱京城畿內諸祠其五嶽四瀆並委長吏致祭仍令諸路監司檢察巡按所部淹延枝蔓刑獄審刑大理未斷公事疾速結絕以聞兩浙察訪沈括言兩浙上供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間賠備甚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財貨爲名增兩浙預買紬絹十二萬乞罷之以寬民力從之仍令兩浙提點刑獄司根究配買因依効罪以聞詔兩浙淮南河北京東西陝西等路災傷州軍逋負官物權停催理又詔聞鎮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

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其實以聞其後逐司奏體量
得諸縣去秋旱災以故貧下戶亦有拆屋賣錢以給已
家糧及官中諸費者非專爲納免役錢也王安石白上
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無此緣以今之官吏行
今之法必多輕重不均之處然論事有權須考問從前
差役賣屋納役錢孰多孰少卽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見
在遠或難遽見但問鄭滑則天下事理可知矣上又批
問安石百姓爲貸市易抵當所錢多沒產及枷錮者安
石對自置市易以來有六戶賣抵當納欠錢然四人以
欠三司錢或以他事折欠故賣產有納戶教唆令眾人
並不須納錢且申展限故送三司枷錮納錢若請官錢
不立供抵保法卽理不可行若供抵當卽本備違欠出